



他山之石

# 过年，是中国人含蓄而热烈的情感告白

黄煌

2024年12月，“春节——中国人庆祝传统新年的社会实践”正式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作为春节申遗发起人之一，作家冯骥才第一时间编著了《过年书》，并由作家出版社出版。《过年书》收录了《过年》《花脸》《春节八事》等50余篇冯骥才关于春节的文章。

马年春节，冯骥才再谈《过年书》和“年文化”，他说，“过年在中国老百姓心目中是最大的节日。旧时，即使再穷的人家，也要炖一锅肉，备两瓶酒，请人用红纸写些吉祥话儿粘贴在门板上；姑娘们会买上三尺红头绳，小小子则会放一挂小钢鞭。对于含蓄又温厚的中国人来说，每一次过年，都是民族情感的一次总爆发与加深。”

## 中华儿女都是春节的传承人

从春节回忆、春节习俗、对春节相关民俗的抢救，到对春节的展望，冯骥才在书中全面阐述了春节的文化内涵，这本书是了解春节的入门读物，也是向世界展示中国春节的优秀读本。

谈到《过年书》的出版契机，他说，近年来，我特别想编一本讲过年的书。我是从农耕时代过来的人，对年的情怀和记忆太深。年是中国人生活和文化中太陈太浓太烈太醇的一缸老酒，而且没有一个中国人没尝过。

春节是怎样的存在？我们应当如何看待它？它今后会给我们带来什么？

冯骥才介绍，春节源自农耕生活。在漫长的农耕时代，生活依从生产，生产依从大自然的四季。大自然新一轮四季的来临，也是人间新一轮生产与生活的开始。于是，当一年一度冬去春来的节点——“年”到来时，就分外重要了。人们把对新一年生产和



《过年书》。



《过年书》内页。

生活的极致的向往——五谷丰登和金玉满堂，全放在对年的祝愿里，成为过年巨大的精神驱动力。

人们表达这种对生活的向往与盛情所采用的方式是各种各样的民俗，大到民间灶火和庙会，小到一枚巴掌大、美丽、鲜亮的窗花。然而，由于中国各地的山川不同，地域多样，民族有别，风物迥异，各地的年俗各具风采。没有一处灶火不具有自己的特色，没有一枚剪纸不带着自己地域的风情与传说。而春节又是我国时间最长的节日，始于祭灶，止于灯节；中间排满了各种内容的民俗活动。

冯骥才认为，大多数非遗的代表性传承人，是少数身怀绝技的传承者，春节的传承人却是全体中华儿女。而一代代中国人不仅仅是年文化的传承人，还是年文化的创造者。

有不少人觉得“年味越来越淡”，对此，冯骥才说自己“因而忧患，生活不能不知不觉失掉了这么美好的东西；如果我们真的失却了年的风俗，那就不仅仅是一顿年夜饭，而是几千年创造的各个地域千差万别灿烂缤纷的年文化，这里边还包裹着我们民族对团圆、慈善、和谐、平安和幸福执着的精神追求”。

## 在过年中了解中国人特有的情感表达方式

传统的春节习俗，如何在现代生活中帮助人们构建更美好的生活愿景？冯骥才认为：“过年的日子里，生活被理想化了，理想也被生活化了。这生活与迷人的理想混合一起，便有了年的意味。等到过了年，人们走出这年所特有的状态，回到生活里，年的感觉也随即消失，好似一种幻觉消散。年，实际是一种努力生活化的理想，一种努力理想化的生活。无论衣食住行，言语行为，生活的一切，无不充溢着年的内容、年的意味和年的精神。”冯骥才说，且不说鞭炮、春联、福字、年画、吊钱、年糕、糖瓜、元宵、空竹、灯谜、庙会、祭祖、拜年、压岁钱、聚宝盆等等，这些年的专有的物事；打比方，单说饺子，原本是日常食品，到了年节，却非比寻常。从包饺子“捏小人嘴”到吃“团圆饺子”，都深深浸染了年的理想与年的心理。瓶子表示平安，金鱼表示富裕，

瓜蔓表示延绵，桃子表示长寿，马蜂与猴表示封侯加官，鸡与菊花都表示吉祥如意……生活中的一切形象，都用来图解理想。生活敷染了理想，顿时闪闪发光。

春节申遗成功，意味着会有更多外国朋友来了解中国春节，他们通过怎样的方式了解春节比较合适？

冯骥才说，春节是民俗节日，完全不用听人讲什么是春节，只要有时间和中国人过几天春节，参与其中，就会深切地感受到春节的魅力，热烈与温馨，并由此了解到中国人特有的感情方式和表达方式。

比方中国人为什么非要在除夕这天赶回家，回到父母身旁，回到家人中间；为什么分分在外在乎“家”，非要在此时此刻合家欢聚；为什么饺子是除夕餐桌上的主角；为什么全家要一起守岁；为什么除夕夜晚不熄灯，让灯光照亮屋中每个角落；为什么小孩不能哭；为什么压岁钱必不可少；为什么过年要穿新衣裳；为什么“福”字在此时分外耀眼夺目；为什么满口吉祥话，为什么到处是谐音的吉祥图案：牡丹象征富贵，瓶子代表平安，公鸡寓意吉祥；为什么所有颜色中，大红色突然成了年的标志色；为什么平常看不到的神仙像、门神、财神、灶王、三星、八仙，这时候全冒出来了；为什么一听见爆竹声，心里就有“年的振奋”……一代代中国人就是从这些民俗里知道春节的，因而一进入春节，就掉进了气息浓郁的年文化的酒缸里。

冯骥才说，没有任何节日像春节一样包含中国人那么多精神、心理、追求、性情、偏爱，因而春节最能讲好中国故事；外国朋友会从中知道中国人格外重视亲情、外孝敬老父母，了解到中国人生活中的理想究竟是什么，恪守怎样的道德，还有传统中古老的、淳朴的、美好的价值观念。

香闲情

不同于精雕细琢的修辞或宏大的历史叙事，杨松林的新作《春雨点点入地》以一种近乎质朴的本色，带来了另一种动人的散文范式。这部日记体散文集恰如其名，不事张扬，却如春雨夜细雨般点点滴滴浸润读者的心田。它记录了一位教师在乡村支教的日子，创造了一个有效联结起文学、教育与新时代乡村的丰盈世界。

作者极具匠心地采用了双重视角，将文集分为“每一个孩子，都是一本打开的书”与“石桥，心灵里温馨的一隅”两辑。第一辑是向内、向深的微观探索，将镜头对准班里的17名孩子，记录和发现孩子们身上的喜悦、困惑、成长与离别等多种情绪的变化。这不仅是教育工作记录，更是对一个个鲜活生命的内心世界展开温柔而细致地探索。第二辑则是向外、向远的宏观扫描。作者的足迹从校园延伸至石桥村的田垄与山野，《石桥的秋》《家余嘴的早晨》中描绘的从传统水稻种植转向精品苗木产业的景象，与《赶场》《山野酸枣》《红薯片子》等篇章的田园烟火共同构成了一幅生动变迁的现代乡村图景。

这本散文集最明显的叙事特征，在于“日记体”这一形式。作者选择的文体，一定与其要表达的核心主旨存在深切联系。在这里，杨松林使用每日随笔的形式记录下教学生活中的经验和思考，意味着他放弃了全知全能的叙述视角，转而回到一个“在场者”的身份，回到与教育行为同步的进程中，与笔下的时光同频呼吸。书中那些琐碎的教育日常——学生谢佳俊佩戴一星章时“眉飞、嘴翘，两眼明亮，胸前的星章随着呼吸而颤动”，家访时亦语心“忙着介绍，很懂事的样子”——这些细节以即时记录的形式被原生态地保存，因而避免了事后回忆时可能不自觉进行的润饰与雕琢，展现出学生成长过程中珍贵的瞬间。“修辞立其诚”，它不是技巧，却超越了技巧，这种叙事上的朴素、坦诚，构成了这部作品最强大的文学感染力。

文学的美育功能，在作者的教育实践中发挥了“润物细无声”的作用。杨松林与学生的相遇，始于文学的赠予——开学第一堂课上，他以著名儿童文学作家李小白《每天长大一点点》的诗句作为见面礼，其实，也就是将文学作为认知世界的重要方式赠予学生，邀请他们进入一个美丽、开阔的精神世界。书中记录了作者多次给学生赠书的经历，从开学赠书，到“世界读书日”“六一”国际儿童节等节日里精心挑选儿童文学名著，再到邀请作家邓湘子老师到校作文学讲座，这使文学交流成为一种稳定而持续的精神滋养仪式。更进一步地，作者将“每一个孩子，都是一本打开的书”上升为根本的教育理念，这意味着教育者的使命，是像阅读文学经典一样，去耐心解读每个生命的独特文本。分发苹果、赠送新饭盒等微小的事例，则让这种教育关怀从精神世界落到了具体生活。在《排排坐，分果果》里，作者让妻子提前挑选苹果，一个洗净、擦干、装袋，再分发给孩子们。在这一平常的互动中，作者捕捉到了撼动人心的差异：有的孩子拿在手里把玩，有的孩子迫不及待地咬下，有的却小心翼翼地轻声道：“要带回去给弟弟妹妹吃”。这一瞬间的抉择，映照出每个孩子背后的家庭图景与性格底色，有率真的幼稚，亦有过早的懂事。作者的笔触悄然无声，但力有千钧。正是通过这样细腻的观察，作者才真正完成了“阅读”每一本“孩子之书”的承诺。

《春雨点点入地》最终让我们看到，文学与教育在最本质的层面上相通，它们都关乎理解、关乎滋养、关乎生命对生命的影响。杨松林这部作品不仅是一部支教日记，更是一部关于如何用文学的温度与洞察力，去践行教育理念的深情之作。它为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学书写与教育观察，都提供了宝贵而温暖的启示。（作者系武汉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硕士）

## 当文学回归教育现场

——评杨松林散文集《春雨点点入地》

潘灏

## 远远回眸莫若回到家乡

——读宋世兵散文集《白河彼岸》

刘哲

四级调研员。26年前，宋世兵从复兴镇中学调进县教育局，而今又折返复兴镇，画了一个从农村来到农村去的句号。年近花甲，却暗应了一个甲子一个轮回的古话。

宋世兵的故乡在湘西保靖县碗米坡镇西水河边，一个叫押马坪的土家山寨，那是西水河冲积出来的一块台地，居住着王、刘、张、贾、石、宋等十多个姓氏，一百多户人家。宋世兵从记事时起，风风雨雨五十多年，从未远离它。当他拿起笔向世界倾诉的时候，故乡率先闯入了文学世界，河流沿岸熟稔的山水、村庄、城市、人文流淌入笔端。

散文集《白河彼岸》中《中河非河》《楼外楼》《城中城》《人上人》等篇目就是以暗喻、引申、比兴的表达方式，描述了毕兹卡人（土家族自称“毕兹卡”）的发源、滋长、演化、斗争、建设、繁荣历程，具有史家的冷峻，也不乏爱之切、关乎情的儒家之人性关怀。

除了写白河沿岸的风景，宋世兵还写了人。

《拽着月光上路》，写一个行将就木的老作家姜盛维，生命的最后一刻，还在张罗《黎明春梦》，将精卫填海、夸父逐日、愚公移山等这些躺在历史泛黄的纸堆里的故事，批下坚毅的注脚。让宋世兵为他内心郁结的磅礴力量而击节赞叹。宋世兵热情地为他写序，并握着姜盛维老人的手说：“你做着春天的梦，拽着月光上路，让别人说去吧。”

故乡的村民，绝大多数活着的时候默默无闻，少有人关注；他们死后更加飘零的秋叶一样，与草木同朽，难以留下任何痕迹。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毕兹卡。他们就是白河岸边的一株株龙虾花，素洁淡雅，岁岁枯荣，自生自灭。

《白云沉香》写了家乡的白云山。作者并没有拘泥于状物抒情，而是将目光投向当年建设这片土地的知青们。知青们将青春挥洒在白河之畔，大山之麓，而且很多知青的后代们仍然坚守在那里，守护着历史的遗存，呵护着精神的家园。

还有《浦市长堤》《一练茶乡》《武陵山的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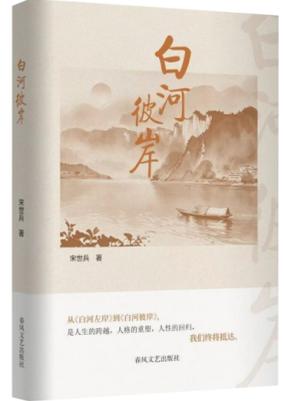
藏》《山脚的阳光》都用不平凡笔触，写出了家乡的白云苍狗、香草树木。

“山脚的阳光，很短促逼仄，也很灿烂。阳光的山脚，很孤寂落寞，也很温暖。”这样充满哲理的字句，文中俯仰可拾，给文章增色不少。乡村乡景，见证了像宋世兵一样的游子们不忘初心、怀抱本真的赤子情怀。

宋世兵对于乡村有着自己独特的体验，打糍粑、打豆腐、制作黄金茶、摘桐子榨桐油、采野蒿，这些乡风民俗，或是农活，或是食物的制作工艺，或是独特的手艺，在其散文世界里为我们展现出一个个鲜活的生命。他传递着自己对于乡村的独特理解，激活着村庄的独特姿态，追寻着乡村的价值，他试图从更多的作品中找到共鸣，完成一种乡情的升华。

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作者系毛泽东文学院副院长，湖南省散文学会副会长）

圆有所得



人生是个圆圈，从起点到终点，又从终点回归起点，循环往复。在《生命册》这篇散文中，宋世兵描述了自己的人生履历。三年前的某一天，因听力严重下滑，组织同意其辞职要求，免去了保靖文联主席的职务，转任保靖县复兴镇

## 未经排练的人生戏剧

——读谢永华散文集《花开的声音》

叶梅

来写了很多诗歌和散文，也成了一位作家，我不知不觉十分惊讶，同时也有另一种意外的欢喜，想来有趣的是：女司机把车开到了文学路上。

这位女司机便是谢永华，或者说谢永华便是当年开白色面包车的女司机。人生真是奇妙啊。谢永华后来便与我有联系，今年秋天她来信说她的散文集《花开的声音》即将出版，让我给她写一序，对于写序，我本是有些畏难的，但对谢永华的文字，我却是怀着十二分的好奇，于是我开始读她的散文。读着读着，不由得又多次想起那位苏联的戏剧理论家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他将戏剧表演归纳为“体验艺术”和“表现艺术”，特别推崇“体验艺术”，即演员在舞台上应该真正体验角色的情感和内心生活，每一次演出都应是新鲜的、真实的体验，而不仅仅是重复外部的、设计好的表情和动作。从谢永华的散文里，我知道了她的一些生活经历，她是一直在人生的舞台上呈现“体验艺术”的人。她曾在“世界高城”四川理塘生活过，在当地经营服装百货，那里海拔高氧气稀薄，天气干燥，她一边学会用简单的藏语和英语分别与藏族老乡以及外国游客做生意，一边在小店里读报纸，追求儿时就有过的文学梦，渐渐成为一个从邵东乡土走出，辗转川西高原与城市街巷的写作者。

在我看来，她的写作更像是诉说，她写父母，写弟弟、妹妹、诸多亲友，从不刻意雕琢情节，不预设情感走向，每一篇散文都像是一

场未经排练的人生戏剧，在生活的自然流转中，绽放出本真的光芒。

她在书中写道：“弟弟就像一只惊鸟，在城市与乡村之间不知疲倦地往返。在我看来，这惊鸟的飞翔过程，恰似一部电视连续剧。无论过程是充满惊喜，繁花似锦，还是在悲伤中、历经风雪漫天，都需要一个漫长的历程。甚至，我们不知道这连续剧中的演员，何时会因电力中断而不得不停演。”她的那些几乎是“原生态”的素材充满了戏剧冲突，而非非虚构的舞台，而是亲身经历的现实世界。邵东老家的石山、水井、东风桥，是童年戏剧的天然场景；理塘高原的帐篷、虫草、格桑花，见证着异乡人与当地人的命运交织；城市街巷的咖啡店、公园锦鲤、市井小店，上演着平凡人的日常悲欢；亲情的温暖与生死的无常紧密交织，这些无须刻意编排的叙述，却比虚构的戏剧更具震撼力。

正如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戏剧理念所启示的——最深刻的戏剧冲突，是人性与生活本质的碰撞。谢永华捕捉的正是这种生活原本的冲突，摒弃了华丽辞藻与主题拔高，让意蕴自然流淌。在《花开的声音》中，谢永华以不加过多修饰的烟火气与人情味，描绘出一个未经排练的人生戏剧片段，令读者在平凡的叙事中，领略到生活的真谛与生命的微光。

读到她在散文集中的表白：“我想说的是，现实中我们看的每部戏，很快就能知晓结局；而人生这场大戏，却需要我们用一生去演绎。”



我在灯下对着这些文字会心一笑，这么多年了，我不知道当年那位妙龄女子如今是何模样，但我从她的文字里感觉到她袅袅婷婷地走来，从那个抛锚的山道上，一步步走到我们眼前。她神色从容，已经“通过有意识的心理技术，达到天性的下意识的创作”。即通过一系列人生的训练，找到了一种与生活相融的自然、真实、充满灵感的创作状态。她的写作不是“表演”，而是让生活还原于舞台。但愿这位把车开到了文学路上的女司机，牢牢把握人生的方向盘，在逐梦的路上倾听花开的声音，那如天籁般清脆，含着光亮，且又温柔的声音，会与她一路相伴。

（作者系中国散文学会会长，本文系《花开的声音》序，有删减）